



1998

ZHONGGUO ZUIJIA

中国
最佳

中短篇
小说

陈戎 ● 选编



zhongguo zuijia
zhongduanpian xiaoshuo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中国最佳

中短篇小说

陈 戎 选编

ZHONG
GUO
ZUI
JIA

太阳鸟丛书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8 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陈戎选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7

(太阳鸟丛书)

ISBN 7-205-04511-8

I. 19… II. 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3041 号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80 千字 印张: 17 1/2

印数: 1—6,000 册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责任校对: 赵学良

封面设计: 金 明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定价: 23.70 元

序 言

陈 戎

当我终于圈定了本选集的入选篇目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便自然地出现在面前：我如何向我的读者交代我心目中最佳小说的标准。也就是说，我选择了甲而舍弃了乙的原因何在。我发现这是一个很难用语言解释得很清楚的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的是我们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也就是说，我或我们，也许是你或他们认为文学究竟是什么？更具体于本书的内容来说，就是小说是什么，以及小说应该怎样来写。

为这样一个问题给出答案，而且是大家都能认同的答案并不是一件轻易便可以做到的事，甚至对于这样的可能我是怀疑的。尤其是在审美趋向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这样的希望更是愈加渺茫。日前听说的一件事更印证了我的认识。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刘震云在经历了漫长的沉寂之后，推出了他历时八年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虽然销售的成绩出人意料地好，但有很多的专业评论家却对此保持了颇有意味的沉默。当然不排除小说的篇幅之巨大令许多被一个接一个的研讨会包围的专业评论家望而生畏，或无暇细读，但对于这部作品的“出格”有所排斥也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也许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小说为什么要这么写，他们对于这样的小说是不感兴趣的。由此可见，为最佳设立一个标准是一件很费力而且极有可能是根本不讨好的事。

在当今的社会中，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生活方式可供

选择，无论他们对于文学的要求是怎么样，是娱乐，是消遣，还是获取文化信息或是寻求情感的抚慰，阅读文学作品都已不是惟一的方式了，这从一个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促成了文学的日益边缘化的地位。但是即使如此，也无论是出于何种的原因，也许只是来自一种惯性，目前全国范围内仍有数十种(甚至更多)文学期刊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生存着。在这些刊物中，小说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学样式，而且是最受读者(特别是非专业读者)重视的一个部分。每年由这些刊物推出的中短篇小说粗粗算下来也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在如此众多的作品中选出若干篇目组成这部选集，这样的行为便意味着一种标准的存在。

文学是人学，这是一个很是古老的说法了，即使在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的今天，它依旧有着它的合理性是源于文学创作的主体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一个概念是不可证伪的。那么关于人存在的独特性，我愿意认同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判断：“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无法否认我对于凝注人的生存状态的作品的偏爱，这种凝注我以为应该是超越了写作者个人的自身，而将目光投向更广大的人群以及我们所赖以栖身的世界。用目下最时髦的说法应该是有人文关怀吧。我相信，体现在文学中的这种关怀是来自创作者的

情感，而非理念。这是一种对于人类和世界的关爱或悲悯。同时我并不排斥那些对于个人极其独特的感受叙写得非常出色的作品(这里所说的出色更多地是来自写作的技巧而不是广阔的情怀)，但这样的作品与我所认为的最佳是有距离的。

追求意义不是文学的任务，但更深刻的文化底蕴却无疑会令文学作品具有厚重感。文学不是因为思考而存在的，但没有思考的文学却是不存在的。

不知我所持有的文学观念是不是会贻笑大方，因为严格地说来，我只是一个半专业的阅读者。多年报纸副刊编辑的职业要求令我无法忽视读者的存在，况且按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读者从来就是文学创作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其实在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我更愿意做一个读者而不是什么专业人士。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什么样的小说才能使读者感到满意和满足呢？在对于从事小说写作的人们来说，一般的小说技巧应该已经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故事的结构，比如文字的流畅。就小说的本质来说，它是和故事分不开的，虽然小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故事就可以涵盖得了的。好的小说作者必然是一个故事说得很好的人，这当然不仅仅是指他(她)为读者设置了一个很引人入胜的情节，有的时候一些很为读者所青睐的小说情节却很单纯，而是说他(她)的故事有更为丰富的内涵。然而，作为读者寻找故事以外的东西并不为他们所擅长，也肯定不是他们阅读小说的目的所在，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小说的优劣就

一定地失去了判断的能力。对他们来说，好的小说很简单，能让他们心有所感，能让他们感动。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尤其在今天，许许多多的声音喧响在我们的耳边，我们拥有了比以往多了很多的选择的权力（尽管这样的权力说到底也还十分有限，而且这有限来自拥有给予权力的人们的共同利益的原因），也被那些声音打扰得时常要警惕随时会降临的麻木时，能让我们有所感触的小说确实不多。

二

近几年，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尽自己可能地关注着当下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动态，当然这种关注也还无法达到完全周到。而且就我自己的内心来说，我更怀念许多年前靠陪笑脸混进图书馆，抓住一本杂志苦读的年代。当阅读也成为职业的必须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疲惫也就是极难避免的事了。

如今的文学创作已经越来越疏离了社会生活的主流，当年，在令人窒息的禁锢刚刚开始松动的年代里，文学所承担的引领社会思潮走向的社会角色已经风景不再。几年来，对于文学边缘化地位的抱怨在文学圈子内也从强烈而渐渐衰弱下去，无论是文学事业的从业人员还是别的什么人对此也已经逐渐适应甚至认可，尽管有可能十分地不愿意。其实，这倒有可能是对文学本质的回归，因为，文学原本就不是为思想而存在的。以往的“火爆”场面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不正常时代的独特现象，是一种“非常态”

的存在。

1998年的文坛，喧哗与骚动都还依然如故，只是热闹也罢，平静也罢，都只是圈子内的事情了。今年在文坛上引起比较广泛关注，且影响波及圈外的事情应该有二：

其一是《北京文学》等一些报刊推出了由“新生代”中很有实力的作家朱文发起并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这份答卷以目前活跃于文坛的“新生代”作家为调查对象，内容涉及了许多“关涉现存文学秩序”的问题，如对于以往文学创作的认识，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看法，当前文学奖项的设立与评定的合理公正与否，对有关机构的设置看法等，有些问题无论是提问还是回答都相当地尖锐，甚至十分偏激。这份问卷在文坛内外所造成的影响也许与发起者当初的预想也许有一定的距离，但仍旧是1998年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事情。这份问卷在文坛内外都招致了批评，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次并不成功的“行为艺术”，不必太认真。

如何评价这样的一次行动，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只要留心一下这份答卷，我们会从中看到一个在当下的文学刊物中时常可以看到的名字：李冯、邱华栋、朱文、韩东、李大卫、东西、西飏、鲁羊、棉棉、林白、贺奕……

这是一个令当今的文学从业人员无可漠视的名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因其颇具实力的创作而在今日的文坛“抢滩”成功。虽然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但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当我看到李冯的《十六世纪的卖油郎》时所感到的新鲜和震动。这是一种与以往的中国文学的“主流”迥

然不同的写作，当然这样的不同还不仅仅存在于写作当中，毫无疑问，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生存状态迥异的表现。这不能不令我们油然而生一种“世界变化快”的感叹，并需要重新调整阅读时的心态。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新生代作家（这是目前文学界对这一批作家的一种统称）的创作对于沉醉于以往的文学阅读经验中的人们的审美情性是无可逃避的冲击。另外也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作品也使许多已经拥有“既定”地位的评论家失去了他们所驾轻就熟的评判标准和话语方式，同时也就受到了许多评论家的有意无意的回避。

当然，造成这样的回避的另一个原因是，新生代作家的作品相对于以往的“主流”文学呈现出的是一片“单纯”的风景。他们的创作不刻意追求所谓的深刻的内涵（当然也不可否认的是，新生代作家的个人阅历和生活背景相对的单纯，无疑在他们的创作中难以掩饰地暴露了出来，影响到他们的作品也就可以理解地无以更加丰富和博大了，这也是新生代作家无可回避的不足），这便使得以传统方式阅读与评判的诸多评论家感到了无话可说。然而，就我个人看来，这样无甚功利色彩的写作似乎更接近文学的本质，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性情的需要，而不是为所谓的匡世济民的目的。

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另一个相对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形式的注重，这也是他们的作品的内涵相对单纯的必然结果。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作家的作品中，形式的游戏成了创作的首要。这样的作品我以为未免失之偏颇。作家张锐锋

在对一次访谈的答问中也曾经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在谈到对近年来的文学作品的印象时说：“……给我的一点印象是，作家们在技术方面的探索胜于对生活本身的思考。在我看来，文学的倾诉与它的倾诉方式是密不可分的，‘说什么’总是先于‘怎么说’，‘说什么’才是最基础和决定性的，是文学创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想，无论新生代的作家们的创作依旧存在着怎样的不足和偏颇，但他们对于未来文学将起到的作用以及在未来文坛中将拥有的位置是不容忽视的。这份以“断裂”为其名的答卷也不妨看作是这一批作家的一次集体亮相。当然从对于问题的回答来看，所谓的新生代的名称也只是从时间上来统称的，在他们当中，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对于当前社会观照的态度与结论，以及学识修养个人阅历等诸方面，存在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这样的差异也必将会呈现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

如果能以一种不抱任何偏见的心态来细读这份答卷的话，就不难发现它对当前文学界存在的许多不公正合理现象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也许是这批作家在当前的文坛中被有意或无意地漠视的原因，他们对某些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感受也更加深刻，而他们中很多人的自由写作者的身份也使得他们的批评更可以无所顾忌。虽然这次行动的动机也许并不像它的某些发起者所表白得那样，行动中，具体地说是在对问题的回答中也难以掩饰表演的痕迹，但其中的某些见解也确实值得深思的。

1998年，文坛上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应该算是刘

震云推出了他历时八年创作完成的、二百万字之巨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

自1998年上半年开始，这部长篇的创作完成与即将出版的消息便陆续见诸各报刊。而《花城》、《钟山》、《青年文学》等刊物也纷纷选发了部分章节。一时间，《故乡面和花朵》成为了1998年文坛最引人关注的一部作品。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9月，小说正式出版后的一段时间。

这样的宣传规模无疑与出版者成功的商业运作有关，但小说自身所具有的先天优势也是商业操作成功的必备条件。

这种先天优势首先来源于小说作者。刘震云开始创作这部作品的时间是1991年，从这时到小说创作完成、出版的1998年9月，除少量的散文、随笔外，他没再写任何的小说。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前提，1991年以前的几年，正是刘震云小说创作最见成果的时期，他的“单位系列”、“官场系列”，已经成为当时文坛上最具吸引力的“新写实主义”的扛鼎之作。他自己也是当时最受同行及读者关注的作家。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能够有足够的勇气从文坛上“消失”，不能不说是一种足以令人钦佩的行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震云以足够的定力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而没有因为对“被遗忘”的恐惧而使得这一次具有“经典意义”的创作过程成为镜花水月。

当这部小说问世之后，曾有不少的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的专业人士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在当前这样的情

形下，写这么长的一部小说，谁来读？

这是一个同样具有典型意义的问题，它与目前的整体社会背景的相吻合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它也准确地反映了文学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状态。

我无意对于这样的提问做任何指责，相反，我承认这样的提问是既合情又合理的，而且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因为根据接受美学的理论，没有读者参与的创作过程是不完整的。但如果创作者将其创作视为一种非功利的、与物质化的生存无关的、个体的精神活动或曰一种生命的状态的话，这样的问题便是没有意义的了。

我想，我所谓的、刘震云的这一创作行动自身的“经典意义”便在于此。它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文学存在的形式，准确地说，是一种文学存在的意义所在。这对于当今越来越平庸与麻木、越来越浮躁、“苍白失血”的文坛是一个提示。至少，它可以令今天的文学从业者们思考一下另一种的生存方式。

具体到这部小说本身，我相信它同样是具有经典意义的，虽然我没有可能评判它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部以如此巨大的篇幅展现占人类生活“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类的精神活动的小说。而且，由于它抛弃了以往所谓“意识流”小说的对人类精神活动的叙述，而以一种写实化的展现，拉近了小说与它的读者之间的距离。它不是在“说”人(们)想什么，而是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人们在想什么，就像我们走进了我们自己的梦中，正如刘震云自己所云，他写了人的三个大梦。小说在

一个完全虚拟的情境下，展示的是一个几乎是完全真实的存在状态。它是一个令我们十分熟悉的世界，我们在其中发现了游走着的自己的影子，于是在会心地一笑时，不禁悚然一惊。

关于《故乡面和花朵》，因为与本书的题旨无更大的关系，所以即使还有许多可以说的话题，特别是评论者们面对它的沉默所反映出今日文坛中的种种心态，我也无法在此更多地述说自己的种种感触了。只是，当我们回顾1998年的文坛，特别是小说创作时，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也算是由本书题目中的“最佳”二字所引发的一些感慨吧。

回想1998年的中国文坛，就小说的创作来说，以我并敢说十分全面的阅读经验，给我留下的最突出的感觉便是平淡。作家们在沿着各自的创作轨迹进行着各自的创作，但从相当一部分人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在惯性下的写作，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便是在圆熟的写作技巧下对自己的重复和面对生活的麻木，在一些摆脱了以往的生活环境，进入文联、作协成为专事写作职业的作家那里，这样的现象尤其突出。

但我还必须声明的一点是，即便如此，由于本书篇幅的限制，仍旧还有一些不错的作品没能收入书中，如何立伟的《龙岩坡》、池莉的《小姐，你早》、李佩甫的《败节草》、苏童的《群众来信》、王祥夫的另一个中篇《百姓歌谣》、叶兆言的《别人的房间》、林希的《王先生》、程青的短篇《风花雪月》、周洁茹的《让我们干点

什么吧》等等。

我相信人是有限的。以一个人的判断来选择出的若干篇作品必然会有个人的偏爱。但正如我在一开始便已表明的，首先给予文学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任何的标准都只能是相对的。其次，在整个选编的过程中，我是尽力以一个比较宽泛的标准来选择作品，尤其是在题材上。但不能不看到，本书所收录的作品中，写当下生活的占据了相当的分量，这无疑出自选者个人偏爱，但纵观多年来的小说创作，占大部分的也还是以当下生活为对象的作品，何况即使面对同样的社会生活环境，不同的创作者所出的作品还是各具特色。

我相信这部选集并不是完美的，但惟一令我欣慰的是，我是以真诚与力求公正之心来完成我的工作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要感谢诸多的友人对我的帮助，比如孙郁先生、李敬泽先生、关正文先生等等。当然，我还必须要感谢的是那些阅读了本书的朋友们。

1999年3月

《太阳鸟》丛书
编辑委员会

张中行 牛 汉 谢 冕
林 非 孙 郁

策 划：韩忠良

目 录

序 言	陈 戎
-----	-----

短篇小说

苏 童	过 渡	(1)
迟子建	朋友们来看雪吧	(24)
徐 坤	一醉方休	(36)
张 生	另外一个人	(58)
刘庆邦	不是插曲	(81)
尤凤伟	为兄弟国瑞善后	(96)
魏 微	在明孝陵乘凉	(107)

中篇小说

李肇正	城市生活	(119)
阎连科	大 校	(169)
王安忆	忧伤的年代	(226)
东 西	目光愈拉愈长	(268)
程 青	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	(312)
王祥夫	年 事	(354)
西 飏	河 豚	(403)
祁 智	变 奏	(481)

苏 童

过 渡

孩子问他母亲，假如他们来拆房子，房子会不会哭？小凤说不会，她说房子不是人，所以不会哭。孩子又说，狗不是人，牛也不是人，那它们为什么会哭？小凤有点不耐烦，她说，狗和牛是动物，不是告诉你了吗，房子就是房子，它不会哭！

汉明刷牙的时候妻子已经带着孩子出门了，他听见了他们的说话声。房子会不会哭？房子怎么会哭？汉明想不过是你听不见罢了。牙膏沫落在水池里，落在两根菠菜叶子上。汉明把菠菜叶子捞出来，扔在垃圾桶里，然后他决定把水池刷一遍。他找到了钢丝球，看见里面埋伏着一只幼小的蟑螂，汉明骂了句脏话，与此同时他非常麻利地弄死了那只小蟑螂。这几天来谁也不愿意打扫卫生了。汉明厌恶地环顾着污迹斑斑的水池、墙壁和浴缸，他决定放弃，就让它脏吧，爱怎么脏就怎么脏，反正要拆迁了，脏也好，干净也好，反正住不了几天了。

汉明把钢丝球扔出了窗外。窗外吵吵嚷嚷的，空地上停着一辆东风牌货车，一群来自搬家公司的农民工正在往车上抬一样样家具。是一楼的老钱在搬家。老钱穿着西装抽着香烟站在那里，袖手旁观。拆迁通知才发下来没几天，就有人在搬家了。汉明没想到老钱的动作这么快。

老钱你往哪儿搬？汉明扯着嗓子喊起来。

老钱回头看了看汉明，他听见他的问题了，但他装聋作哑。汉明看见老钱咧开两片厚实的嘴唇，冲他笑了笑。老钱就是不肯说出他的去处。

保密？汉明摇了摇头，他说，这种人，喘口气都鬼头鬼脑的，活着干什么？

汉明看见花坛里堆着老钱家的一些破烂，都用纸盒装